

第十回 睢陽城烹童殺妾

詩曰：

殺氣橫空萬馬來，悲風起處角聲哀。

年來戰血山花染，冷落銅駝沒草萊。

話說雷萬春被賊兵圍住，正在危急之際，忽有一支兵馬殺來救援。萬春就乘勢潰圍而出。尹子奇、令狐潮見來將勇猛，不敢追襲，收兵自回。萬春馬上定睛一看，原來救他的是南霽雲。二人合兵一處，萬春問道：「南兄往臨淮借軍糧，如何卻來此處救小弟？」霽雲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小弟到臨淮賀蘭進明處告借兵糧，誰想那一廝一名兵也不與，一石糧也不借，到擺起宴來，叫一班歌兒舞女留戀小弟，要留我在彼，一同應賊。我因此大怒，就席間拔劍斬下一指，立了誓言道：『斬了安祿山，必斬賀蘭進明』。那賊見我憤怒，不敢加害，我便領著本部兵馬回來。方才到嘯虎道上，卻見賊將史思明占踞了道口。我正要與他廝殺，又有軍人來報說，兄長被困於此。因此特來接應。」萬春大驚道：「不想嘯虎道已被史思明襲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霽雲道：「我和你再去奪轉來便了。」

二人一頭說，一頭驅兵前進。遠遠望見嘯虎道上火起，二人慌忙領兵殺到，遇有史思明向前攔路。南、雷二將更不打話，竟衝殺過來，史思明如何抵擋得住，正待敗將下去。那尹子奇、令狐潮引兵殺來，兩邊混殺一場。南、雷二將衝過嘯虎道，只是營寨已被賊人燒了，只得暫回城中來見張、許二公，備述上項事情。正說話間，有人進來報道：「賊兵把城池團團圍住了。」

忽有一人在許遠身邊轉出來說道：「既是賊兵圍城，可大家出去決一死戰。」張巡喝道：「軍機重務，汝何人輒敢亂言。」

許遠道：「此是小僕，名喚義僮，雖是俗獲之敬，亦頗有忠烈之氣。」張巡道：「原來是盛價，我有一事用著他。」許遠道：「張大人有何事用他？」張巡道：「南、雷二將軍只好應敵，城中倉廩無人看管，可撥兵一百隨他，叫他視點糧草。」義僮叩頭，領命去了。不多時，又有報來道：「城外賊兵攻打甚急。」

張巡便吩咐南、雷二將去各門巡視，教將播木炮石之類滾打下去，箭弩刀槍灰瓶在城上防守。南、雷二將依令在城嚴守，賊兵不能向前。

隔了月餘，各門將佐都到張、許二公處報稱缺箭。許公大驚，張公笑道：「不妨。去傳南、雷二將來。」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二將領計而去。密令軍士，每人各束草人一個，頭戴氈笠，身披蓑衣，每一個用長繩一條繫著。至二更時分，都將草人掛下城去，城頭上吶喊起來，金鼓齊鳴。是夜月色朦朧，賊營中方始睡下，忽聽見喊聲震天，不知哪裡兵馬來到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紛紛亂竄。尹子奇起來，站在營門首探望，見史思明飛也似跑來，說道：「我知道是何處殺來，原來是城中許多兵從城上爬下來，想必要來劫營了。」令狐潮穿著一隻靴，也奔來道：「城上許多兵下來了，快去迎敵。」尹子奇道：「他們既在城上下來，我們都不要慌著，軍士盡持弓弩，亂箭射去，不容他下城便了。」

三個賊將，一齊來到城門首，催督軍士射箭。真個萬弩齊發，望著草人射去。那睢陽軍看見他們中計，一發吶喊了，又將草人兒好似提偶戲一般，一來一往，一上一下。賊人望見那箭兒越射越緊了，自二鼓起至四鼓，忽然天上雲收，現出一輪明月，有眼快人早看見是草人了。南、雷二將便教各軍收起草人，高聲道：「多謝送箭。」那三個賊將氣得死去活來。睢陽城中各軍在草人身上拔下箭來，齊送至張、許二公處。計點共得箭五十六萬二千有餘。張、許二公就叫道：「南、雷二將分派各軍去了。」

又隔了數日，探子來報道：「新店地方，有賊軍搬運糧草幾十輛來了。」適值義僮在旁聽見，便道：「倉裡糧少，何不去搶來，到夠幾個月的吃哩！」張公道：「此言正合我意。」便發雷萬春領兵前去，義僮隨去搬糧。南霽雲在後接應，竟奔新店地方。果見一隊兵馬，押著許多車輛，車上盡插黃旗，上寫「軍糧」兩字。雷萬春揮兵一掩，那押糧兵馬盡棄糧車而去。義僮領軍士向前把糧車推了，先行回到城中。早有史思明聞報領兵來救，卻被南霽雲一支軍出，把史思明的兵截為兩段。義僮已將糧車推入城中去了。外邊南、雷二將把賊兵殺得抱頭鼠竄。

史思明大敗而去。南霽雲與雷萬春收兵入城，把糧米盡入倉廩。共得米五千四百餘石，米豆二千五百石，小米三千石，合城軍兵大喜。次日，張、許二公親自上城巡視。只見史思明在城下叫罵不止。義僮大怒道：「這賊，如此辱罵二位老爺，怎麼不發兵去殺他一陣。」許公道：「由他自罵，誰要你管。」義僮道：「我們小人，也受不得這等氣，虧你們做官的，生得一雙頑皮耳朵。」

張公巡至東門，南、雷二將來接著。南霽雲道：「尹子奇、令狐潮二個在此窺伺，似有攻城之意。」張公道：「南將軍可領兵在城門首，只聽敵樓炮響，開門殺出。」南霽雲領命而去。

張公又吩咐萬春道：「雷將軍可率兵在城上，手執旌旗，一齊站著，不許擅動，不許交頭接耳，出言吐氣。我自在敵樓中，若見賊兵移動，便放炮為號。」萬春也領命去了。

城外，尹子奇、令狐潮正在觀望，那邊史思明也來了，大叫軍士辱罵。只見城上的兵都像木偶人一般站著。尹子奇道：「卻怎生這般光景？」令狐潮指著道：「你看那女牆邊站的是雷萬春，待我放枝冷箭去。」搭著箭，拽著弓，颯的一聲射去，正中萬春左面頰上，賊軍齊聲喝采，那雷萬春卻動也不動。史明道：「怎麼射他不動，待我也來射。」說罷，也射一箭，正中萬春右面頰上。萬春只是不動。尹子奇道：「那人真是老面皮，待我也射他一箭。」取箭過來，望著萬春一箭，卻中萬春的額，也只是不動。令狐道：「不信有這等事。軍士與我一齊放箭。」賊軍應聲亂射上去，也有射不到的，也有射著城垛的，也有射著別個軍士的。

那萬春面上剛剛又中三枝連箭，面上中的共有六矢，竟端然不動。眾軍大驚。尹子奇道：「莫非又是草人麼？待我近前一看。」遂縱馬來至城下。萬春見子奇來得近前，便向腰間取出雕弓，就自己面上拔下一枝箭來，向子奇射去，道聲：「看箭！」射的尹子奇應弦落馬。張公在敵樓上看見，便把號炮放起，南霽雲開門驅兵殺出。史思明忙救了尹子奇回營。令狐潮向前接戰，不上數合，那些軍士，見睢陽軍士這等驍勇、如何不怕，便不戰而退，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。令狐潮大敗而回。南霽雲乘勢追趕，便要搶入營去。賊營中的箭如雨點一般射來。南霽雲不能進去，收兵奏凱回城。

張、許二公接著同去見雷萬春。見他已拔下面上的箭了。張、許二公親自替他敷藥。義僮道：「雷將軍真真神勇。」

想是紙糊的，一箭就射穿了。」眾軍都笑，南霽雲道：「今日之戰，賊人心膽俱破，但得外面援兵一至，便可解圍了。」許公道：「堅守待救，必須糧足，不知倉裡的糧還夠幾時用度？」義僮道：「小的看來也不多了，明日老爺親下倉來盤點一番，便知多少。」許公道：「正是。」一面吩咐撥醫生調治雷將軍箭傷。張公自與南霽雲在城巡視。

次日，許公來在倉裡，義僮接著將廠裡的米逐一盤斛，剛剛只夠半個月的糧。許公大驚道：「半月之後，救兵不到，如何是好？」義僮道：「照今日這般殺起來，不夠七、八日，都把那些賊殺盡了，那消半月。若是糧少，等賊兵運糧來時，也象前日一般，再去搶他的便了。」許公道：「此乃險計，只可一，不可二。我如今想起來，城中有些富戶人家，必有積儲。明日我發帖於你，去各家告借些來用。」義僮道：「那些紳仕舉監，只曉得說人情，買田宅，哪個是忠君愛國的。富戶人家生巴巴的大斗當小斗，斛子收佃戶的米，來囤在家裡，巴不得米價騰貴，好長利息。小的看那等富貴人家只知齊僧佈施妝金，這樣的事情，他們便要沽名釣譽肯做幾樁。他就是一個好至親，貧窮潦倒也不指望他扶持，還要怕他上門來，泄他家的體面，便百般厭惡痛絕。小的看起來，真正是襟裾牛馬銅臭狗夫，老爺若要與他們借糧，只好這熱氣呵在壁上，到底不中用的。」

許公道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偌大睢陽豈無義士？待我親去勸諭他們一番，自然有幾家輸助。」義僮道：「那些人不再服好的，不如待小的去到幾家大富人家，只說要死在他家裡，那些人或者怕為人命肯拿些出來。」許公道：「胡說！這是潑吏圖賴人的勾當，做出來可不被人笑話。」

話罷，上馬來到各鄉紳、舉監及富戶人家門首說：「郡守親來借糧保城。」這些人家果然也有不在家裡的；也有托病不出來相見的。不多幾家，勸了些米，一共只得三百餘石。張、許二公大憂，那賊營中，尹子奇箭傷雖好，卻正射了一隻左眼，切齒大怒，與史思明、令狐潮晝夜攻打。幸喜雷萬春面上的傷好了，與南霽雲百般守護，賊兵掛起雲梯，南、雷二將就將火炮打去，雲梯上的軍士，都被燒死。賊兵夜裡來攻城，南、雷二將教將草把灌入脂油，點著火把丟將下去。軍兵不敢上城，賊兵挖地道進來。南、雷二將，吩咐沿城都開深塹，水湧入地道去，賊都淹死在內。尹子奇等無計可施，只是緊緊圍著。

城中無奈糧草已盡了，張許二公只得教軍士殺牛馬來吃。牛馬殺盡了，又教取枝頭樹皮來吃。可憐一個軍，每日在城內掘鼠尋鵲來充饑。每一個軍士，每日只羅得三、五隻雀子，只掘得六、七個鼠，還有羅不著、掘不著的，如何濟得事！那些小戶百姓人家，也都絕了糧，有等游手好閒的人，糾集了饑民，往大戶人家去搶米來吃。也有假公借私的，把簞食壺漿送到城上來，與軍士們充饑。

不多幾日，連大戶人家的米，也搶盡了，城中老弱餓死填溝積壑，軍士們就拆空房子做了柴，割死人肉去煮來充饑。張、許二公無計可生，一心只望救兵來援。怎奈賊兵攻打愈急，軍中食盡頗有怨言，紛紛都要棄城逃竄。

是日，張巡見了這個光景，退入私衙，獨自坐下，左思右想，沒做理會處。卻屏後轉出一個婦人來道：「老爺，外面事體如何？」張公抬頭一看，原來是他愛妾吳氏，心中便暗自猛省，道：「我衙內並無別件可與軍士吃得的，只有這個愛妾莫若殺來，與軍士充饑，還可激起他們的忠義。只是這句話教我怎生啟齒。」吳夫人見張公愁眉長歎，沉吟不語，便道：「看老爺這般光景，外面大勢想必不妙了，有話可說與妾身知道。」

張公道：「話是有一句，只是不好說得。」吳夫人道：「妾身面前有何不可說的話。」張公道：「城中食盡，恐軍必有變，欲將你」張公說到此處，又住口不言。吳夫人道：「老爺為何欲言又止？」張公歎道：「教我如何說得出這話來。」吳夫人想了一會，便流著眼淚道：「老爺不必明言，妾身已猜著了。」

張公道：「你猜著甚麼來？」吳夫人道：「軍士無糧，可是要將妾身殺來飽士麼？」張公大哭道：「好呀！你怎麼猜著了。只是我雖有此心，甚是不忍啟齒。」吳夫人道：「妾身受制於夫，老爺既有此心，敢不順從。況且孤城危險，倘然城陷，少不得也是一個死，不如今日從容就義的死，老爺快請下手。」張公大哭道：「我那娘子，念我為國家大事，你死在九泉之下，不要怨下官寡情。」說罷，拔出劍來，方舉手欲斲，又縮住手哭道：「我那娘子，教我就是鐵石心腸也難動手。」吳夫人哭道：「老爺既是不忍，可將三尺青鋒付與奴家，待奴自盡。」張公大叫道：「事已至此，顧不得恩情了。」擲劍在地，望外而走。吳夫人拾起劍來，順手兒一勒，刎死在地。

張公聽見一聲響亮，回身看時，見吳夫人已是血流滿地，死在堂中。張公大慟，向著死屍拜了幾拜，近前脫下他衣服，動身用劍剝開吩咐廚子取去，煮熟了盛在盤中，即叫軍士捧了，自己上馬親送至城上來。早有軍人曉得了，報與眾知，眾軍還不信。只見張公騎馬而來，眼兒哭得紅腫，前面捧著熱騰騰的肉兒方信，傳言張公殺妻的真的，便齊聲哭道：「老爺如此忠心，小人們情願死守，決無二心。這夫人的肉體，小人們斷然吃不下的。」張公道：「我三夫人因餓了幾天，肉兒甚瘦，你們各啖幾塊，少充饑腹。」南、雷二將道：「眾軍就要吃，主帥在此，決難下咽。主帥請回府罷。」

張公含淚自回去了。眾軍道：「我們情願餓死，決不忍吃她的。」南、雷二將道：「既是眾軍不忍食，可將吳夫人骨肉埋在城上便了。」眾軍都道有理，便掘開土來，將煮熟的骨肉掩埋好了。南、雷二將率眾軍向塚拜哭，哀聲動地。

早有許義僮在城上來，曉得了此事，看諸軍鵠面鳩形，有言無氣，就奔回府中，說與許遠聽。許遠道：「有這等的事，難得！難得！」義僮道：「忠義之事，人人做得，如何只讓別人。我想吳夫人是個女子，尚肯做出這等事來。小的雖是個下賤之人，也是個男子漢，難道到不如她。況老爺與張老爺同事一體，他既殺妾，老爺何不烹童。」許公道：「我心中雖有此念，只是捨你不得。」義僮道：「老爺說哪裡話，他愛妾乃是同衾共枕之人，尚然捨得，何況小的是個執鞭就鐙的奴僕，老爺不必疑惑，快將小的烹與軍士們吃。」說罷，實時拔劍自刎在地。許公大哭，忙叫人將義僮煮熟了，自己親送上城來道：「諸軍枵腹，我有兩盤肉在此，可大家吃些。」眾軍此時，還不曉得烹的是義僮，便向前一開，都搶來吃完了。許公包著兩眼的淚，回府而去。內中有乖覺軍士見許公光景，心中有些疑惑，便悄悄地跟到府前打聽，聽得人沸沸洋洋說道：「張、許二老爺真是難得，一個殺了愛妾，一個烹了義僮。」那軍士聽得，奔至城上說了。眾軍大驚大哭，吐嘔不已。賊兵知了城中消息，便晝夜攻打。南、雷二將百計準備。

又隔了十數日，軍士盡皆餓死，剩得幾十個兵又是餓壞的了。賊將尹子奇、史思明、令狐潮驅兵鼓噪上城。雷萬春在東門城上，見有賊兵上來了，便手執長矛，連殺死十數個賊。回頭望見北門西門火起。有軍士來報道：「北門上，南將軍撞下城頭跌死了，西門已被賊兵攻破。許、張二老爺都被擒去了。」萬春聽得，大叫一聲，自刎而死。

那尹子奇等進城，教軍兵把城中餓不死的居民盡皆屠戮。衙署、倉庫、民房盡行放火燒燬，移營城下置酒稱賀。尹子奇、令狐潮、史思明三人在帳中酣飲。吩咐手下將張巡、許遠並擒獲的軍士推至帳前。張公厲聲道：「逆賊如何不殺我？」尹子奇道：「你到了此際，還罵我們麼？」張公道：「我志吞反賊！恨力不能耳。」許公道：「張兄不要與逆奴鬥口，我和你撞拜」

死。」張公道：「兄言有理。」二公望西拜道：「臣力竭矣，生不能報聖上，死當為厲鬼以殺賊。」尹子奇笑道：「活跳的人奈何我不得，不要說死鬼。」張公道：「你這狗奴，不要誇口，少不得碎屍萬段，只爭來早與來遲耳。」尹子奇大怒，喝叫左右打落他牙齒。左右向前，將張公牙齒盡行打落。張公滿口鮮血，尚含糊罵賊。許公也大罵。

尹子奇喝叫推出斬首。張、許二公神色不變，罵不絕口，引頸就刃而死。同被擒軍士三十二名一齊遇害。連前南、雷二將軍共有三十六人死難，所以史官在綱目上大書一行道：尹子奇等陷睢陽，張巡、許遠等死之。長歌一首贊歎張、許、雷、南的忠義。

睢陽城中盡忠烈，凜凜朔風飄戰血，保障江淮半壁天，一心欲補金甌缺。數聲鼓角動漁陽，賊驅紛紛犯化關，二十日內城已陷，天生張、許人中傑，南、雷英勇稱絕倫，協守孤城靖臣節。樞功當風須欲豎，挽戈臥霜唇亦裂，面留六矢尚能言，斬指乞兵不少怯。援不來兮糧又竭，一烹愛童一殺妾，欲全恩義割恩情，寶劍鋒芒凜霜雪。君不見五色芳魂化彩雲，一片真心煮明月。破賊被執賊營中，大罵猶然莫能屈。又不見連城壁兮俱焚，擎天柱兮雙摧折。宜古流芳千萬年，忠名留與人傳說。

賊將斬了張、許二公等，開懷暢飲，一連在城中吃了三日酒。忽有報來說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、太尉李光弼領兵殺來，在五里外安營了。尹子奇等聞報，慌忙預備迎敵。史思明道：「彼兵遠來必然疲困，我們就今夜前去劫寨，必獲大勝。」令狐潮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吩咐諸軍各自打點不題。

卻說郭子儀鎮守朔方，聞范陽安祿山之變，即興師勤王，恰遇太尉李光弼也統兵前來，二人合兵而行，到了中途，聽得說尹子奇等圍困睢陽，甚是危急，郭子儀就與李光弼商議道：「睢陽張巡、許遠二人死守孤城，我和你必須先解此圍，然後西行。」李光弼道：「所言有理。」二人遂驅兵望南而行，來到睢陽，早有人來報稱：前日三城已破了。張、許、南、雷俱已受害。

子儀、光弼大驚，便教將兵馬扎住，安營已畢，帳前忽起一陣旋風，將一面牙旗吹折。李光弼道：「此主何兆？」郭子儀道：「賊人今晚必來劫寨，此須快作準備。」子儀笑道：「我欲將計就計，如此如此，以為何如？」光弼大喜，便吩咐諸將分頭去料理。

那邊，尹子奇、史思明、令狐潮領著兵馬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一直殺至官軍營中。三個賊將當先殺人。只見營中並無一人，只縛幾隻羊在那裡打更鼓。尹子奇知是中計，大驚失色，慌忙回馬退出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火光沖天，喊聲動地，外面不知有多少兵馬殺來。當頭是大唐先鋒僕固懷恩殺到，令狐潮接著廝殺。左邊有郭子儀衝來，尹子奇抵住廝殺。右邊李光弼衝來，史思明抵住廝殺。六騎馬分作三對兒交戰，殺不上二十餘合，僕固懷恩大吼一聲，將令狐潮一刀分為兩段。尹子奇、史思明慌了，撥馬落慌而走。唐兵乘勢衝殺前來。賊兵大敗，奔至營門。早見門旗影裡一個少年將軍在火光之下，橫槍立馬高叫道：「我乃郭節度長子郭是也，你那反賊的營寨已被我奪下多時了。」尹、史二人忙領兵轉來，要進睢陽城中暫歇。

來到城下，望見城頭上盡是大唐旗號，又有一個年少將軍站在城頭高叫道：「我乃郭節度次子郭曖是也，睢陽已被我取了。」

尹、史二人手腳無措，只得望西而走。後面郭子儀、李光弼、僕固懷恩又領兵追到，賊人正待奔走，忽然一陣狂風，陰雲密布，慘霧迷天半空中隱隱見張、許二公，南、雷二將領著許多陰兵打著睢陽旗號，飛沙走石，殺將過來。尹、史二人，並賊兵一個個頭眩眼花，手麻腳軟。郭、李二人驅兵追趕，前來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尹、史二人抱頭鼠竄而去。僕固懷恩高聲大叫道：「此際不擒反賊，更待何時！」咬牙切齒，縱馬向前。

不知在何處捉獲尹、史二賊？且看下回分解。